

關西鎮石爺信仰

簡榮聰

一、前言

關西鎮位於新竹市之東方，地當鳳山溪之上源地帶馬武督溪流域。其東半部為加裏山脈所斜亘；西半部為芎林臺地，全域缺乏寬闊平原，地形丘陵臺地倚伏，溪流縱橫紆曲，聚落分布在馬武督溪河谷沿岸地帶。①從竹東高速公路交流道入北二高，由關西交流道眺望此地，重巒疊嶂，風景奇麗。其交通距中壢、新竹、竹東各約二十公里，為臺三與竹一、一八公路之交會點。其地形由於三面環山，層巒疊翠，仍為農業型態之鄉鎮。其人口祖籍，客籍占百分之九十五，餘為閩籍及他省籍。

客籍居民，在此自然環境生活，迄今仍保有淳厚之風習，以水土氣候宜人，過去被譽為長壽之庄，而先民克勤克儉，開發斯土的精神，與互助合作，崇尚自然的美德，一直仍然保留。

由於關西的地理環境，地形三面環山，狀如裝鹹菜之甕，故此地古稱「鹹菜甕」。「關西」地名是日據大正九年始改稱的，「關西」民國九年以前又稱「咸菜甕」，因關西日語之音讀為 Kansai，與客音之讀咸菜甕 Ham'suei 近似，且日本亦有關西地，故易之。清朝乾隆五十八年泉人連蔡盛入墾，建「美里莊」，翌年遭泰雅族襲擊棄莊，旋有竹塹

社頭目衛阿貴入墾已荒廢之地建村，寓意荒廢耕地中新興之莊，改稱為「新興莊」。嘉慶至道光年間形成街肆，遂改稱鹹菜甕街，或鹹彩鳳街。日據大正九年（民國九年），實施地方官制大改革，改為新竹州新竹郡關西街；光復後於民國三十一年，改為新竹縣關西鎮。②

關西因多臺地與山坡地，種植水稻、甘藷、茶葉、柑桔，而山區多栽竹、相思林、果樹，居民過著樸實淡泊、安份知足的生活，具有安土重遷，也涵安貧樂道的傳統。

既然地形為臺地及丘陵、山地、砂岩石塊，到處皆有，先民開墾當初，想必十分辛苦，披荆斬棘不說，開石挖石、運石砌石，想必繁瑣而勞累，而對於較奇特而神秘的自然事物，往往興起一份恐懼與敬畏心理，以為這是自然神靈的顯現，遂產生人類學所謂的「自然崇拜」。

關西鎮內因地形與物產多石的特殊關係，加上民俗敬畏神靈的信仰傳統，乃衍生石爺信仰。本文所要記述的，就是基於上述地理歷史人文背景的情況下，所涵具特殊的鄉土石頭神的崇拜。

二、公母石爺

在關西鎮南雄里，中豐路邊，有一石爺亭。亭為水泥鋼筋加強磚造建築，呈長方形，亭後上方有一苦苓樹，枝葉繁

茂，蔭伸亭上；靠裡壁鑲砌二石（如圖），石前置香爐燭臺石側置香筒，爐上插香；蠟燭焚，供奉二塊巨石，此即本地所稱的「石爺」。

石爺有公母二個，右側較大型者為「公」（雄性），左側較小型者為「母」（雌性）。據鄉土專家現任竹東鎮公所建設課長羅慶武先生相告，此二石源起於一百多年前，先民開拓此地，挖鑿道路，此二石突起地面，挖掘不起，推移不動，無論用什麼辦法，都無法以人工移動，墾民殊感納悶奇怪，其中有人提議，懷疑莫非此二石有神，所以不願被人移走，乃焚香燒金紙祈禱，是否二石有神？是否不願搬走？是否希望村民供奉祭拜？並以卜筮占卜，說也奇怪，竟然每次連續都是三個聖筊（杯）。於是村民乃就其原地燒香祭拜，石爺可都相當靈驗，消息傳開，信拜者愈多，於是地方皆尊稱為「石爺」③。爺，原為對男性之長者稱呼，而此石爺雖有公有母之分，而都概稱「石爺」，是相當原始型態的自然物尊稱。

這石爺由於成為信仰中心，崇拜對象，因此，過路的人，在地庄民，為了希望子女平安長大，而且也能身體健壯如石，命運堅硬如石，是以紛紛認作「契子」，拜石爺為契父契母，並發展出「指案」的器物。

石爺指案的作法是：父母帶子女來祈求，獲得石爺允許後（通常以連續三個聖杯為準），以紅絲繩穿銅線、或銀樓打造之銀或銅鎖片刻上石爺或石頭公名號，於香上盤繞三次，然後給小孩吊掛頸間胸前，作為庇佑保護的信物神體；信者以為在小孩頸間胸前懸掛石爺指案，可以驅邪辟煞，遠災避疫，且可壯膽健身，強福補運。是以過去石爺指案通常從「



公母石爺位置示意圖

掛綯」後到十六歲成年時「脫綯」，近年則衍變為男子服兵役退伍後脫綯，女子訂婚後脫綯，忌性關係而觸犯冒瀆也。④

此處石爺崇祀，除了平常庄民與路過行人來參拜祈求外，往昔留下慣例，大型而多數的集體參拜，一年計有四次，為農曆二月二日、四月八日、八月二日、與及「冬至」，通常集體來祀拜者多為「掛綯」者來拜，「掛綯人」之親長，村庄居民來拜，祈求平安吉祥、五穀豐收、六畜興旺、賺錢發財、事業順利、免禍消災、疾病轉危為安，似已發展為與土地及一般神明一樣的功能與角色。

另外，從石爺亭的一對柱聯，亦可見當地居民的信仰理念，右文曰：「心存惻隱見石不拜石感其德」，左文曰：「身行正道逢爺未祈爺當賜福」。由以上柱聯文句觀察，其所標榜的觀念——「心存惻隱」者即使「見石不拜」，石爺也仍然感佩其德行。「身行正道」者即使「逢爺未祈」，石爺也當然予以賜福。因此，本地人所思考的石爺精神，乃是兼具勸善規過，暗喻庄民信眾要「心存惻隱」、「身行正道」，一如石爺本身，以此救人救世、立標垂範。

根據羅課長的說法，目前石爺亭的石爺，原位於今新竹客運招呼站側方，今天的站牌仍書「石爺」二字，頗具鄉土風味；石爺亭於十年前興建，而將石爺遷此。建亭的原因，原來係露天供奉，後來當地信眾不忍見其日晒雨淋，於是發動樂捐為石爺蓋廟建亭，供民眾膜拜，因無周圍牆壁，與廟不同，故稱之為「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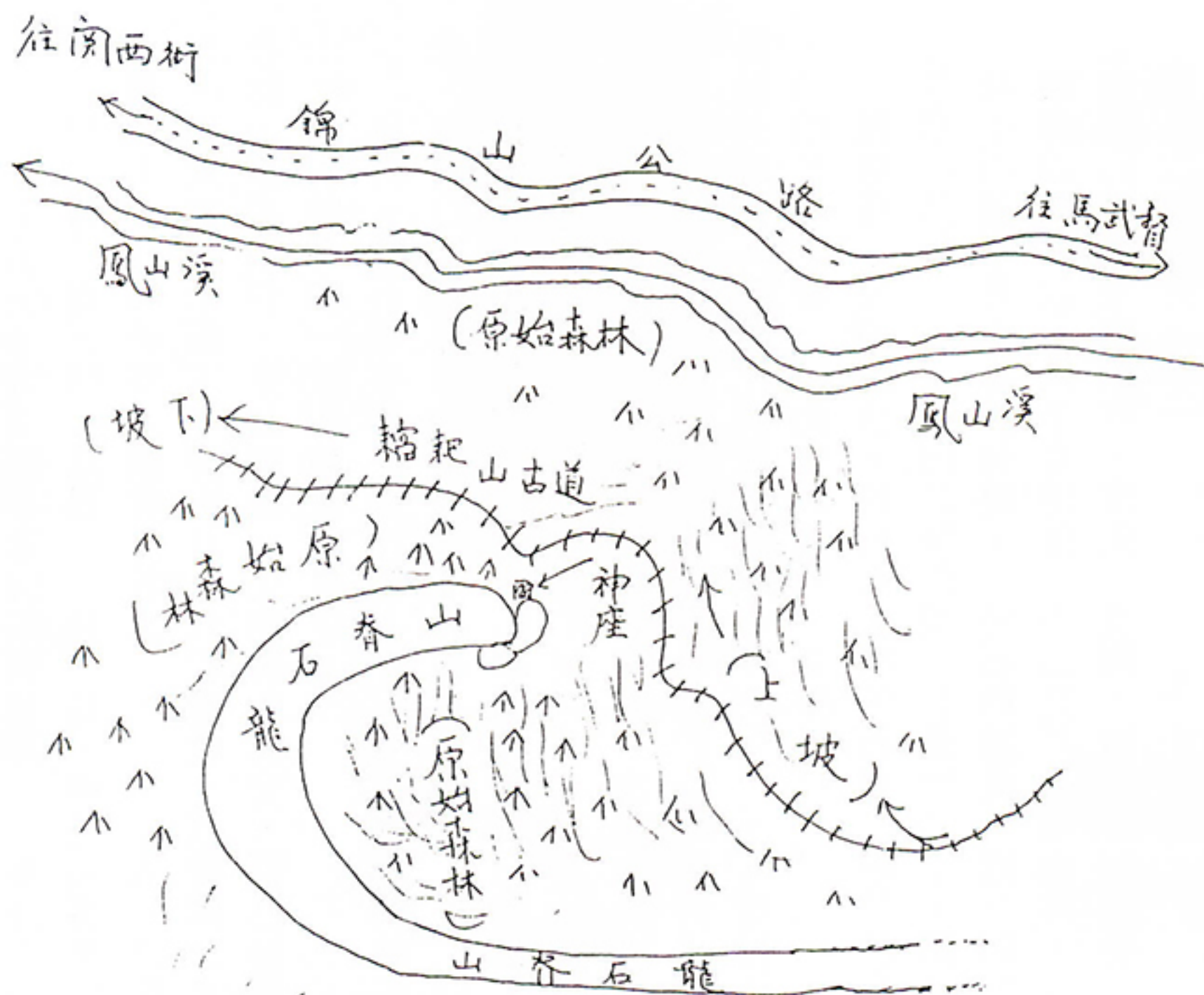
三、耨耙山大石爺

耨耙山，依據《新竹縣志》卷三土地志、山川、山丘關西鎮、彩和山、耨耙山條記載：「在關西鎮錦山里，彩和山自北綿延西南，與耨耙山對峙，兩山相銜之處，如牛相鬥形狀，俗稱牛鬥口，乃關西往馬武督（錦山）必經之地。鳳山溪上流之水由此出焉。」

錦山，位於關西街區東南東馬武督溪上游谷地，距街區約七公里，為關西鎮最西端一里。「耨耙山」中隔鳳山溪與彩和山相對，因山勢形如農具耨耙（即河洛語所稱之「爬不」）故名。

耨耙山的地名，取名似乎頗早，據光緒二十九年所編《咸菜礮地方沿革史》中記：「……至於番改，則由耨耙山、赤柯山、彩和山前進至馬武督一帶奏凱成功，蠻夷卒服……」，已提耨耙山之名。

彩和山的地名，據羅慶武於民國七十五年所編關西鎮公所出版《關西鎮概況》中述：「相傳八仙中的藍采和，曾經到過彩和山，欣賞這地方周圍景色（含涵谷關）而留戀，所以才得名。乙未戰爭，愛國志士聯合原住民，在耨耙山設壘抗拒過日軍的遺跡尚在。昔日設隘營於耨耙山頂，防犯原住民的出草馘首。耨耙山一帶的山林約兩百餘甲，在耨耙山為中心二十餘甲被劃為「保安林」，古木參天，濃蔭蔽日，奇藤懸空、網根抱石，耨耙山是可以說全山都是由岩石所疊成的岩山。」從上面的記述，概可瞭解耨耙山的地理環境與歷史人文。



糴耙山大石爺位置圖

何以昔日墾殖的漢民客族，會在糴耙山設隘；此處有須將「馬武督」略作記述：馬武督在關西街區東南馬武督溪上游谷地，及東南方南河溪東側支流的上源地帶。地當六畜山、帽盒山、赤柯山（海拔四五四公尺）與彩和山（海拔六〇〇公尺）間之淺山地帶，原為前山馬里濶丸群泰雅族之分布地。馬武督社在距竹東街區東南東七·六公里，馬武督溪上源地，海拔四八〇公尺處。地名翻譯社名 *Mautu* 而來，據說 *Mautu* 原意為「勇敢向前進」。今金山、玉山二里日據初期，尚列入番地。據傳說清代此地由六畜（或作六曲）、而完、阿頭等頭目所統治。其部落皆分布於馬里濶丸溪上游各支流谷地中，故稱「窩」，計有六畜窩、而完窩、阿頭窩之地名。地方傳說，清嘉慶年間，泰雅族頭目塔利、瓦當者，因漢族大量入墾咸菜礮一帶，乃率族退居此地。至光緒年間清朝採開山撫番政策，有一鄭姓統領率兵駐營於此，今尚有其遺跡在赴復興鄉縣界附近之路旁^⑤。日據時期，開築錦山公路，目前由關西赴錦山（馬武督）通北橫的沿站小地名有：富光、六張（十六張犁）、老社寮、彭屋、高坪、滿湖、牛門口、錦山、李樹下、鄭統領、西浪、喜龍、高邊……，由此小地名，可體會昔日此地的荒煙。

錦山公路在日據時期未開築前，由咸菜礮、沙灘，一直通往高坪、馬武督的交通要道，先民走的就是糴耙山山腰古道，雖是荒涼、簡陋、狹窄的山徑小路，都是唯一的一條通道，所以，內山尚未大開發的年代，所謂出入的生活通道——糴耙山山腰古道，是先民入山抽籐、開墾、種植甘藷、燒炭、焗腦（熬樟腦）之所必經，亦無法選擇之唯一人行道。過去，出草餓首的原住民，只要守著較多人來往的這般「山

徑小路」等著，守株待兔，就能等到獵物——過路漢人的通過，而大有斬獲。

在上述的歷史人文，與地理自然環境下，乃形成產生糴耙山大石爺的信仰。

依據地方耆老傳說，日本領有臺灣十餘年後的宣統年間，雖說日本政府嚴禁原住民獵頭風習，但由於祭祀關係，仍未完全更除。有一年，八個關西庄（咸菜棚）人，結群進山「打林（那）」，一走過糴耙山後不久，突然遭遇原住民埋伏出草，他們八個人一看原住民出現，趕緊回頭就跑，後面的原住民緊緊追趕，八個漢人跑到糴耙山脊之後，情況危急，即趕緊藏匿於山石龍岩石後面（客語稱石脊為「山龍」），地點剛好在山脊高處，原住民匆匆追到山下，追找不到漢人，一點都沒有懷疑漢人可能藏匿岩石之後，八個人因而獲救倖免於難。正常之下在糴耙山處追失人影，應該會起疑在山周圍尋找才是，但原住民這樣簡單的被蒙騙，搜巡不著，這不是糴耙山大岩石之神助嗎？因此八人為表感謝，乃備辦祭品祀祭謝恩，並拜山頂石龍山脊大岩石為「救命恩爺」。其靈驗並傳遍關西地方，嗣後如將發生風災或災變之前，大石爺皆發出巨嘯以警居民，相沿每年農曆二月二日、四月八日、八月二日及冬至，附近馬武督住戶相約前來膜拜，又義民亭為錦山、金山二里信仰中心，十年輪一次，當年一年四次代表兩里人士來拜大石爺，而關西鎮拜大石爺為義父者無從計數。目前大岩石下有一香案，及民衆懸掛旁樹枝幹間之紅布條，奉祀原始而未蓋廟宇亭臺。

四、結 語

以上關西鎮石爺信仰，都與地理環境及歷史人文有關，透過漢文化客家族群對自然神奇的崇拜，演變為地方民衆的守護神，產生無形安定的力量。「石爺」的稱呼，是關西客族特有的稱謂，相當於漢文化河洛族群的「石頭公」，其受祀的先決條件，一定是具有神秘奇異的現象，使人注意而感動信服，如南雄里中豐公路邊的「公母石爺」。或者是對民衆有恩惠及神奇表現，如糴耙山的「大石爺」。然後經歷長時間的護佑、安寧、除煞、辟邪、警示等功能，而愈受民衆的肯定與崇祀、感謝。

關西的石爺信仰，較為特殊的是，牠們都是渾樸自然而未加彫琢人形或面目之石頭或山嶺大石脊（客語「石龍」），明顯地呈現自然崇拜的本質。而一年四次的固定例行大型聚會祭祀，且幾與土地社神混而合一的祭祀儀節，也是關西石爺信仰的一大特色。（83、10、28整理）

（關西鎮石爺信仰調查時間為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承蒙竹東鎮公所建設課長羅慶武先生的引導介紹，始得完成本文，謹再致謝）

註 釋

註一：參據洪敏麟《臺灣地名之沿革》第二冊，頁一四六。

註二：同註一，頁一四六—一四七。

註三：據羅課長口述及地方耆老傳言。

註四：據羅課長口述。

註五：參據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頁一四七—一五八。

作者簡介

簡榮聰，臺灣省南投縣人，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民風淳樸的草屯鎮農家。自幼喜好詩詞散文，尤愛鑽研民俗文物，公餘從事農耕，對農村傳統文化體驗甚深。

簡氏熱愛文化工作，尤重臺灣歷史文化之研究、紀錄與宏揚，現任臺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目前正積極推動興建臺灣歷史文化園區五大會館等二十餘項創新計畫，使臺灣歷史文化工作儘可能蓬勃開展。

作品有：「臺灣銀器藝術」上下兩冊，及「臺灣農村民俗與詩詠」、「民俗文物典藏鑑賞論」、「臺灣童帽藝術」、「臺灣傳統農村生活與文物」、「臺灣客家農村生活與器具」等專書及散文詩詞百餘篇。

— 關西鎮石爺信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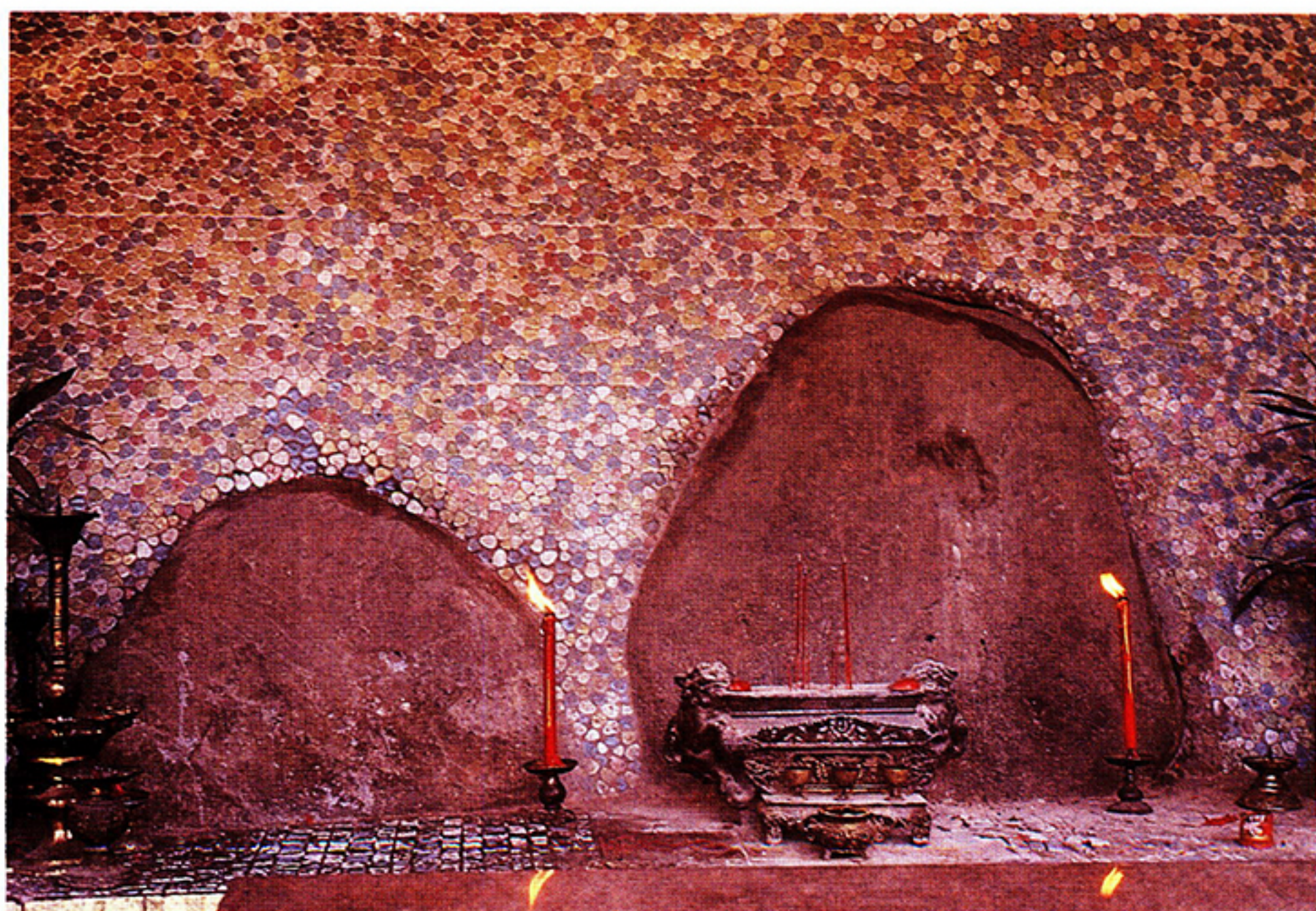
關西景觀—耩耙山旁錦山公路



關西景觀—由關西燥坑福德祠往前看



關西石爺



關西南雄古爺亭

— 關西鎮石爺信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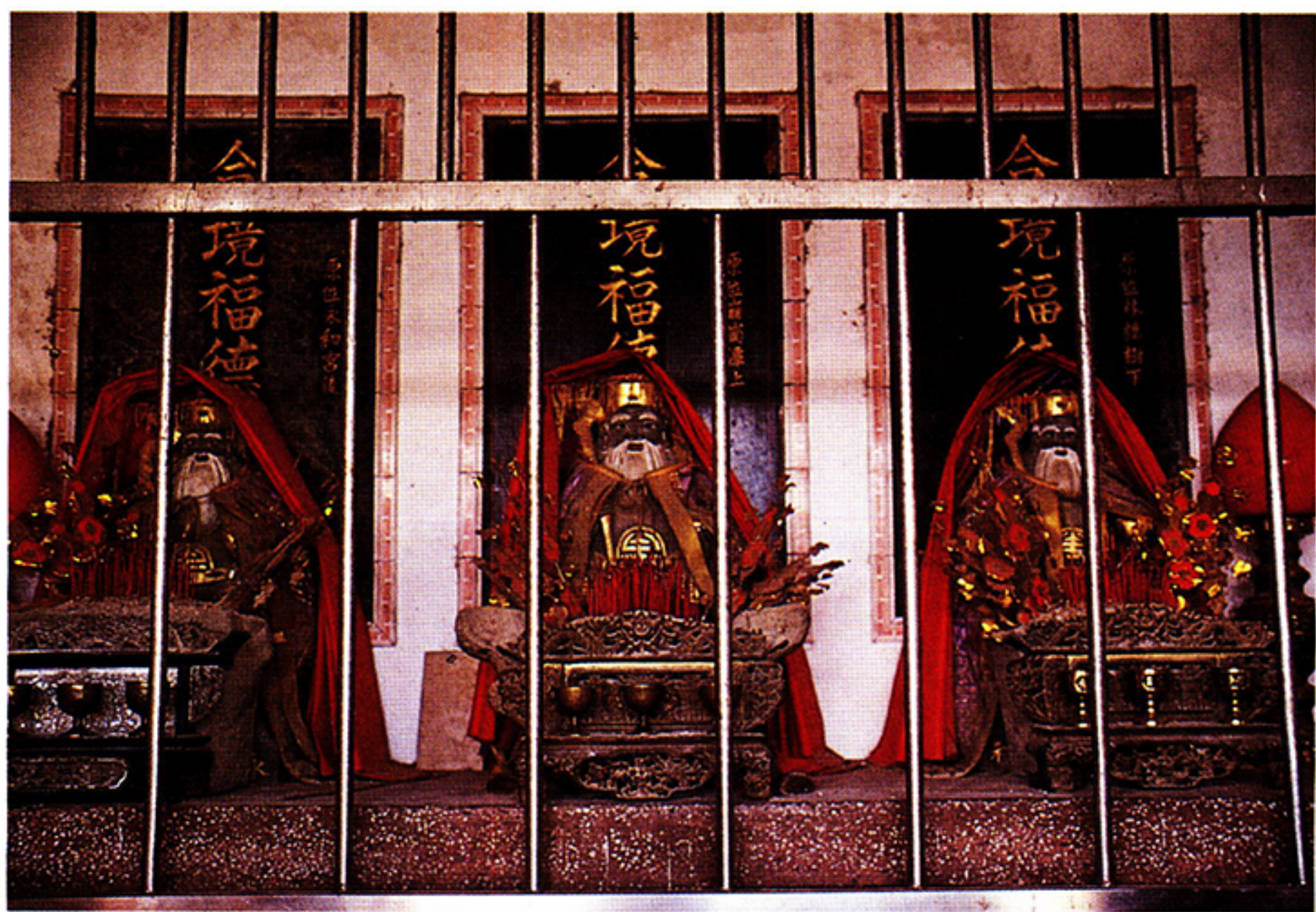
耜耜山石爺



關西八股福德祠



關西八股福德祠



關西燥坑口福德祠